

温故

温故 **市场**

特稿 章立凡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回眸 邵建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孙卓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上） 风物 沈继光/高萍 倾听先人手泽中的历史回声——《物语三千》拍摄手记
赵园 沈继光和他的伙伴的“物语” 江月 在波罗的海追怀 文本 程巢父 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
谢泳 《观察》的两封读者来信 人物 傅国涌 沈从文的1949 范泓 两个浙江人 陶恒生 一面之缘的
陈布雷和陈琏 现场 徐宗懋 绿岛的伤心往事 记忆 英子 爬卡子 顾农 燕园七年 郭小聪
大车店一宿 紫萸 小人物的无奈 史海浮言 张鸣 鸡犬升天之后的故事

之



温故



卷首语

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这投影，既非上帝的恩赐，也不是什么神做的手脚，而是源自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重要特征——记忆。

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呢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时间之流，不舍昼夜，不仅把已经发生的，而且终将把正在发生的以及行将发生的一切，都裹挟而去，统统融入历史的投影。

最早意识到这投影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历史既是人类活动的归宿，更是面向未来的智慧之源。

谈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表述则更加直截了当，他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温故书坊

特邀策划 丁 东 张冠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之一)/刘瑞琳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 - 5633 - 4535 - 3

I .温… II .刘… III .中国 - 现代史 - 研究 - 文
集 IV .K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711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2 字数:170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从木犁播架上卸下的木筒

直径13厘米，高35厘米。筒上有活动的呈倾斜的木盖，在晃动中种子徐徐由此落在地里。（参阅“风物”《倾听先人手泽中的历史回声》）



1954年，绿岛政治犯的女生分队。前右为二十五岁河北籍的王孝敏，因参加中共地下党而被捕。（参阅“现场”《绿岛的伤心往事》）

沈从文 目录

特稿

- 章立凡 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壁母女 /1

回眸

- 邵建 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 /27
孙卓 民国旧事：湘人治湘（上） /42

风物

- 沈继光 倾听先人手泽中的历史回声
高萍 ——《物语三千》拍摄手记 /61
- 赵园 沈继光和他的伙伴的“物语” /78
江月 在波罗的海追怀 /82

文本

- 程巢父 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 /91
谢泳 《观察》的两封读者来信 /103

人物

- 傅国涌 沈从文的1949 /107
范泓 两个浙江人 /127
陶恒生 一面之缘的陈布雷和陈琏 /134

现场

徐宗懋 绿岛的伤心往事 /151

记忆

英子 爬卡子 /162

顾农 燕园七年 /170

郭小聪 大车店一宿 /176

紫萸 小人物的无奈 /182

史海浮言

张鸣 鸡犬升天之后的故事 /185

稿 约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每年出版四辑。

《温故》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

《温故》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
2. 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
3. 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来稿力求史料鲜活，视角新颖，观点独到。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作者寄来的图片，无论是否刊用，均严格实行退稿；文字稿件恕不退还，请自留底稿。

联系地址：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兴化东里26号楼《温故》编辑部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5528-8009

传真：(010) 64204980

E-mail: wengushufang@126.com(国内)

wengushufang@hotmail.com(国际)

· 特稿 ·

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章立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相比之下，反不如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感到欣慰。

一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春天年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2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及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

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五七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人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竑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竑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她还强调黄绍竑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淡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顾忌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竑。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

翔斯文儒雅，黄绍竑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像。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篋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篋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 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遂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应为罗府）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痕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先是租给苏联专家，后来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生出“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用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到我的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这首我比较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臆，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据老人说，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启超等弟子和她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做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1]。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我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2]，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

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不足以明志，非宁静不足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 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我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竑

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黄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1968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像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乃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黄绍竑的亲妹妹。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日，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

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卍字会、蓝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护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乃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四 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乃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

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叫罗仪凤时，称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罗仪凤谈及康有为及康同璧，辄称“我外祖”、“我母亲”。康老和她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她“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如此称谓实难启口。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分并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歿，“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拮据，“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